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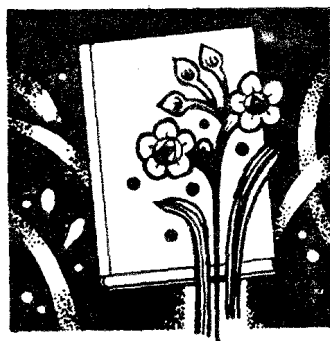
文学作品选读

中国现代散文

下 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I207/74



文学作品选读

中国现代散文

下 册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66567

上

766567

责任编辑： 吴金海

封面设计： 陈达林

文学作品选读

中国现代散文

下 册

本社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875 插页 2 字数 389,000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册

书号：10078·3157 定价：1.25元

目 录

母亲的回忆·····	朱 德 (1)
清贫·····	方志敏 (7)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 (11)
烦扰的一日·····	肖 红 (30)
过夜·····	肖 红 (37)
蹲在洋车上·····	肖 红 (42)
回忆鲁迅先生·····	肖 红 (48)
雨前·····	何其芳 (82)
迟暮的花·····	何其芳 (87)
老人·····	何其芳 (92)
老百姓和军队·····	何其芳 (98)
给战死者·····	聂绀弩 (108)
在西安·····	聂绀弩 (114)
记问渠君·····	李广田 (120)
山之子·····	李广田 (128)
金坛子·····	李广田 (136)
没有名字的人们·····	李广田 (140)
寻找·····	丽 尼 (146)
鹰之歌·····	丽 尼 (150)
光·····	丽 尼 (153)

庙宿·····	陆 蠡 (157)
私塾师·····	陆 蠡 (168)
光阴·····	陆 蠡 (175)
囚绿记·····	陆 蠡 (179)
彼岸·····	缪崇群 (182)
血印·····	缪崇群 (187)
流民·····	缪崇群 (190)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宋之的 (194)
贺龙将军印象记·····	沙 汀 (203)
江底之夜·····	艾 芜 (212)
冬夜·····	艾 芜 (220)
包身工·····	夏 衍 (222)
泰山风光·····	吴组缃 (238)
副官及其他·····	吴组缃 (259)
一面·····	阿 累 (281)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吴伯箫 (287)
一坛血·····	吴伯箫 (292)
范明枢先生·····	吴伯箫 (299)
筵前·····	柯 灵 (308)
桐庐行·····	柯 灵 (313)
铁匠·····	师 陀 (317)
邮差先生·····	师 陀 (328)
在赣江上·····	冯 至 (331)
忆平乐·····	冯 至 (336)
八月十日灯下所记·····	冯 至 (340)
红烛·····	靳 以 (343)
失去了题目·····	靳 以 (347)

大城颂·····	靳 以 (352)
老哥哥·····	臧克家 (357)
街景·····	罗 荪 (363)
三日杂记·····	丁 玲 (368)
田保霖·····	丁 玲 (383)
孟祥英翻身·····	赵树理 (391)
王震将军记·····	周立波 (407)
河南杂记·····	周立波 (418)
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	孔 厥 (426)
回首可怜歌舞地·····	徐 迟 (448)
田园将芜胡不归·····	徐 迟 (465)
邢兰·····	孙 犁 (483)
相片·····	孙 犁 (491)
塔记·····	孙 犁 (493)
同志·····	刘白羽 (497)
漂河口杂记·····	刘白羽 (503)
横断中原·····	刘白羽 (509)
昨日的临汾·····	杨 朔 (522)
血书·····	杨 朔 (528)

母亲的回忆

朱 德

朱德(1886—1976),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字玉阶,四川仪陇人。佃农家庭出身,云南讲武学堂毕业。早年为同盟会会员。1915年参加云南起义及护法诸役。1922年赴德留学,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返国后参加北伐。1927年领导南昌起义。1928年发动湘南起义,然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1930年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抗战爆发后,出任八路军总司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54年,在一届人大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二、三、四届人大上,均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1930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起,被选为历届中

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十届一中全会上，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朱德同志写下了许多光辉诗篇。1962年出版和1977年再版的《朱德诗选集》，编选了1939年以来朱德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写诗歌的一部分。这些诗，是作者抒怀述感、纪游唱和之作。这些感情充沛、雄浑豪放、沉毅朴实的诗篇和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篇一样，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的珍品。

《母亲的回忆》，是作者1944年4月在延安，获悉母亲去世后写的一篇回忆性的怀念文章。全文不足三千字，却写了作者从四五岁时跟着母亲劳动到母亲八十六岁去世那样一段长时期。作品选择的是些极平凡的诸如生儿育女、挑水煮饭、织布耕田等家务劳动琐事，写出的却是一位“平凡”的母亲勤劳俭朴、宽厚仁慈、劳动一生的不平凡的形象；作品用的是朴实、无华、简炼的语言，读来却亲切、感人、逼真，显示出作者深邃的表现力；作品以一个儿子对慈爱的母亲所作的深沉悼念，表达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和高昂的革命激情。母亲是那样的可敬。作者离家三十五年，竟未能满足母亲年迈时甚望见他一面的希望，一心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同样使我们肃然起敬，给我们以力量。

（林伟平）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材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停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农家庭的生活自然是很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把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

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〇〇)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甲辰(一九〇四)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

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慈爱的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家过一次，只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进步。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力支持一家人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八十有五，精神不如去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

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年老，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清 贫

方志敏

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192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江西东北部红色区域和红军第十军的创始人。1927年到1928年曾任江西农民协会委员长和苏维埃主席，并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34年带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1935年1月在赣东与国民党反动军队作战中，因弹尽粮绝，加之叛徒出卖而被捕，同年7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方志敏同志是优秀的革命领导者，在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也用文艺的武器鞭挞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他在狱中用鲜血写成的《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不朽篇章，是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清贫》这篇一千多字的短文中，作者用他经历的“一桩趣事”和自己的“传世宝”之间的形象对比，表明两种世界观，两种人生哲学的鲜明区分，揭示了反动没落阶级的卑劣、无耻和无产阶级的纯洁与高尚。作

品叙事生动，感情朴素深挚，最后的结论，“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富于哲理。

《可爱的中国》也是方志敏同志的不朽名篇。作者以充沛的无产阶级感情，抒发了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用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控诉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和屈辱，指出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作者高昂的战斗激情，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祖国的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和鲜明的爱憎贯穿全篇，在朴素无华的叙述中，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

（杨世伟）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①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方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谁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

^① 指国民党反动派方面。

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枝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哪儿，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作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淡淡地说。

“你骗谁！象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

“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哪儿，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的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呵！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的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夏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

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写于囚室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

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私塾中读书，无知无识，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自然，不知道爱国为何事。以后进了高等小学读书，知识渐开，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一九一八年爱国运动波及到我们高小时，我们学生也开起大会来了。

在会场中，我们几百个小学生，都怀着一肚子的愤恨，一方面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无饕的侵略，另一方面更痛恨曹、章^①等卖国贼的狗肺狼心！就是那些年青的教师们（年老的教师们，对于爱国运动，表示不甚关心的样子），也和学生一样，十分激愤。宣布开会之后，一个青年教师跑上讲堂，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廿一条，一条一条地边念边讲。他的声音由低而高，渐渐地吼叫起来，脸色涨红，渐而发青，颈子涨大得象要爆炸的样子，满头的汗珠子，满嘴唇的白沫，拳头在讲桌上捶得碰碰响。听讲的我们，在这位教师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动之下，哪一个不是鼓起嘴巴，睁大着眼睛——每对透亮的小眼睛，都是红红的象要冒出火来；有几个学生竟流泪哭起来了。朋友，确实的，在这个

^① 曹、章，即曹汝霖、章宗祥，一九一九年北京军阀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僚。